

〔苏〕雅·亚·彼夫兹涅尔 著
陈靖国 等译

政治经济学争论问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争论问题

〔苏〕雅·亚·彼夫兹涅尔 著

陈靖国 常富英 王兴权 李庆廷
于东林 朱文佩 冯文华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89

Я. А. ПЕВЗНЕР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Е ВОПРОС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根据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1987年版译

政治经济学争论问题

〔苏〕雅·亚·彼夫兹涅尔 著

陈靖国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香河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7.125 印张160 千字

1989年12月 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500

ISBN 7—80050—139—6/F·15

定 价：2.80元

序 言

——为中译本而作

当今世界远远没有成为一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立场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生计无着的、饥肠辘辘的、一贫如洗的、失去职业的、受人剥削的以及剥削他人的实在太多了。形形色色的不劳而食之徒实在太多了。武器和毁灭性力量实在太多了。但是，如果没有伟大的十月革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没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现在的世界将会更坏。全世界的左派政党、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就不会这样强有力，就不会象现在这样，能够对代表资本利益、大私有制利益的势力施加如此强大的压力。就不会有规定工作周比本世纪初几乎缩短1/3时间、规定最低工资额以及物价上涨时几乎必须相应提高工资等内容的劳动法；就不会有如此广泛发展的社会保险制度、普通中等教育制度和高等教育制度。就不会有居民超过20亿的数十个国家从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并逐步加快其向现代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前进的步伐。最后，也就不会开始实现人类自古以来的宿愿——世界没有战争。

再说一遍，现在离普遍的幸福和巩固的和平还远。但是，同迎接20世纪时相比较，当人类迎接21世纪时，他们同自己亘古以来的幸福和公正的理想将大为接近。

我国、我国的劳动人民、苏联共产党肩负着在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开辟道路的历史使命。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使命。执行这项使命的道路，经历了反对国内和国际反革命势力的四年国内战争；经历了多年的军事威胁，以致不得不把工业化的期限，把从多少世纪的落后状态过渡到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期限缩短到最低限度；经历了反对侵入我国国土的侵略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者为了实施殖民化计划和进行种族灭绝的屠杀，挑起了这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所有战争中流血最多的战争。

如果没有列宁主义的革命传统，没有以最高领导为中心的高度集中和紧密团结，要在这样的斗争中坚守住阵地并夺取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的悲剧在于：在四分之一世纪里，实施最高领导的人在其活动中所采用的方法，既使得我们逐渐靠近目标，又阻碍我们靠近目标。靠近的意思是指：必需的团结性和坚定的目的性已经达到。阻碍的意思是指：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在某些方面使胜利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比如强迫整个整个阶层的劳动农民迁徙他方，由于无端地担心他们出于本能会妨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战前年代，在对待知识分子方面采取毫无道理的恐怖制度，罪恶地迫害许多最有经验的、经过最艰苦考验的党的干部、经济工作人员、红军的将帅；后来，在大战前夜和战时，出于病态的自信和完全无视别人的意见，在战略决策上犯下了同样不能容忍的错误——这便是斯大林及他提拔起来的亲信们的简短的、远非完整的罪行录。这些人把必要的集中同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等同起来了。

公开性越多一些，对我国人民在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中

II

所经历的悲剧就看得越清楚。目前我们当中还有不少人，象鸵鸟一样把头埋在社会生活的沙子里。为什么去回忆那些坏事呢？过去的好事难道不是挺多吗？万幸的是，这种鸵鸟式人物还是少数，而且他们不能在当今苏联现实社会中定调子。现在定调子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了解：我们的现时代，我们的加速发展方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尽快地、尽量彻底地清除关于过去的谎言，不再掩盖那种虽然没有把我们从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上引向歧途，却在我们的道路上投下阴影，阻碍我们向目标前进的东西。这是我们的不幸和苦痛，它在许多年内还不会宁息。这好比切尔诺贝利——只是规模不一样，范围要大得多。说它象切尔诺贝利，是表示这起灾难不能抹煞已取得的进步；也表示这里要进行大修和清除污染；表示如果对所发生的事态的原因和规模没有明确的认识，没有作出必要的带有尖锐的批判性的结论，那就只能爬行，而不能信心十足、步伐坚定地前进。

上述这一切同本书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我们就将看到，这里有最直接的关系。

不难预料，有一些势力会活跃起来，利用对那些促使今天必须进行变革的形势进行公开分析的机会，给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抹黑。还用我们刚才所作的比喻，这就好象如果把切尔诺贝利事故宣布为普遍规律，以此为理由就可以放弃核能源一样。这並不奇怪——会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决定不了所作结论的内容。

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广大群众之所以支持改革，是因为他们理解：这个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行的，并且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进步而进行的。

这完全同社会科学有关。须知以往的经验证明，向好的方面的变革，如果仅局限于一个领域，或经济，或政治，或教育，或科学，都是不可能完成的。社会科学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出任改革的精神领袖。但是为此社会科学本身必须改革，摆脱虚幻的思想一致；这种思想一致事实上已变为精神压制，变为同现实联系很差的刻板公式和教条的统治。涉及改革的内容问题，在一系列革新的科学中，政治经济学列于首位。

这里讲的政治经济学指的是相应的教学大纲、教材本身以及辞书等，即作为包括人文学科和技术学科的一切高等学府教学基础的所有内容，无一例外。现在，当革新过程越来越增强力量的时候，还需要重提这些旧的材料吗？

我们很快就会明白，这不仅需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第一，正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反对革新的势力还远没有放下武器。第二，这里是这样一种情况：不能用机械的方法把麦子和莠草分开，还须要辨认，哪是莠草，哪是麦子。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停留在许多概念上。这是一些正确的概念，但是从生活、运动的观点看来，它似乎是违反辩证法的。这好比一件百孔千疮的旧衣服。”^①这是对实际情况的确切描述。但是，一门科学，“停留在正确的概念上”，却失去其现实性，这种情况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最一般性的答案是：许多概念，用于分析现实中的某一些现象时，是正确的和必需的，现在用这些概念来分析另一些现象，而这些现象要从另一些角度来看。

^①《真理报》1987年2月22日。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为什么按其精神实质是革命的科学，对当代世界最先进力量的形成及其夺取胜利起过巨大作用的科学，却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呢？革新的科学又该是怎样的呢？

198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① 现在距离这个新的境界还很遥远，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转变为关于经济效率的科学了。但是在走向这个新境界的路上，必须回过头来批判地审视过去。本书要阐述的正是这种批判的观点。书中有很多引文，一方面，引自马克思著作；另一方面，摘自上面提到过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和辞书。作者清楚地意识到如此大量引证的消极方面，但是依然用了这种写法，是出于下列原因：一方面要表明，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比那个被奉为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代表人物，视界更广阔，知识更丰富，涉历的方面更广；而另一方面则要表明，在这些教材中，马克思的思想被解释得很狭隘、片面，忽视了马克思分析中的最宝贵的方面。我们看到，在马克思的极其丰富的文献和书信遗产中有许多矛盾的意见。这对于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位从来不在原地踏步，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不仅同各种敌人进行斗争，而且成为自身的对立面的人说来，是十分自然的现象。所以我们认为，从新思维观点，从必须在理论领域作必要突破的观点，从应当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从关于商品交换和剥削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转变为关于经济效率的科学这个观点来看，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北京，第57页。

对马克思作新的理解是极其迫切的。

* * *

在结束本文时，我要表示：对于我的著作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中文本出版深感满意。我曾经参加过苏联与中国一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我从来认为，即使在最困难的年月里也仍然坚信，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在于我们两国历史形成的友谊的恢复。近几年来，我们利益的一致性达到了新的层次——我们互相学习，探寻最快地克服存在于我们各自国内生活中的往日遗留下来的变态的东西。

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们对我的小小的著作的关心。我希望本书的中译本能够找到自己的读者，并为两国学者密切联系共同寻找发展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新途经的事业，作出贡献。

雅·亚·彼夫兹涅尔*

• 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彼夫兹涅尔，经济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研究员、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4页）

前 言

对于在具体经济科学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许多学者说来，早已昭然若揭的是：具体经济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必要联系已经破坏；而且这里讲的不是形式上的割裂，而是指另一种情况——在具体经济科学中，进步的取得，不仅不依赖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公式，反而常常与后者背道而驰。当今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主要缺点在于，对主要的社会经济范畴的分析，常常脱离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而这个任务的迫切性正在不断地和迅速地增长。

M·C·戈尔巴乔夫说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停留在许多概念上。这是一些正确的概念，但是从生活、运动的观点看来，它似乎是违反辩证法的。这好比一件百孔千疮的旧衣服。”^①我们认为，违反辩证法的现象首先表现为：许多概念，用于分析现实中的某一些现象时是正确的和必需的，现在用这些概念来分析另一些现象，而这些现象要从另一些角度来看。现在越来越明显：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攻性的加强，不仅依靠对敌视社会主义的观点的批判，而且也依靠全面的自我批评。作者在本书中主要着重分析至今似乎仍被“奉为经典”的那些观点和老框框，尽管这些观点和老框框早就需要坚决地加以重新认识了。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改革劳动者政治学习制度的基本方针》中指出：“大多数宣传工作者和听众不阅读党的文件、马列主义奠基人的著作。抽象的、肤浅的教育方法与教育活动妨碍着实际增长知识。”^②由于我们深信这个指责就政治经济学教学说来也是正确的，所以打算分出较大篇幅分析党的中央机关的相应决议、这些机构领导人的讲话。同时，本书将在很大程度上把一系列目前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普遍采用的原理同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著作中较少被引证的某些原理（这些原理同当今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直接关系）相互对照。因此，本书的许多章节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本尚未成书的论文集的一部分。我们虽然清楚地意识到这种阐述方法的缺点，但是却认为，在现阶段，在目前开始的创作新的政治经济学专著和教材的道路上，这一方法是正确的。

^①《真理报》1987年2月22日

^②《真理报》1987年4月15日。

本书是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后立即着手写作的，同年六月以札记形式提交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委会，随后又加以扩展，作了更详尽的、展开的分析。

1986年10月，为讨论新的展开论述的书稿，由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召开了讨论会，应邀出席该会的有莫斯科许多研究所和高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研究人员和老师。此后，书稿根据此次讨论结果加以完善。作者对出席讨论会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感谢寄来书面建议的B·M·加利佩林（列宁格勒）和A·H·沙罗夫（特尔诺波尔）。

本书的主要原理已在作者刊于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87年，第11期）上的论文《彻底的经济改革与政治经济学问题》中作了表述。

虽然作者对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各项建议都予以充分考虑，但并不认为自己的著作已臻完善，所以将十分感激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本书稿提出自己见解的人。

* * * *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人员、经济学副博士B·Я·罗辛参加了本书准备工作；T·Д·阿加福诺夫参加了出版的准备工作。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I)
前言·····	(I)
第一章：经济改革与政治经济学·····	(1)
1.在前沿·····	(1)
2.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10)
第二章：消耗论的缺陷及其历史的与方法	
论的方面·····	(19)
1.消耗论的反科学·····	(19)
2.历史的和认识论的方面·····	(27)
3.关于术语“价值规律”的问题·····	(40)
第三章：价格和利润的经济作用·····	(45)
第四章：市场关系和竞争·····	(84)
1.问题的历史·····	(84)
2.马克思恩格斯论竞争·····	(90)
3.竞争与垄断·····	(98)
第五章：现代条件下的货币、信用及利息。	
通货膨胀问题·····	(119)
1.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黄金·····	(120)
2.信用和利息问题·····	(138)
3.价格的变动和通货膨胀问题。几点结论。··	(152)

第六章：有关效益的问题（若干虽被现实 驳倒，但仍存在于政治经济学教 材中的公设）	(166)
1. 是否存在第一部类优先增长和利润率 趋向下降的规律？“生产价格” 范畴的作用如何？	(168)
2. 关于劳务的价值性质问题	(184)
第七章：关于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	(195)
结语	(211)

第一章 经济改革与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如何对经济、科技与社会进步形成较之资本主义更为强有力的刺激，如何将计划领导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最有成效地结合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实践曾经和正在寻找答案的最为复杂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正在不可估量地增长着。

M. 戈尔巴乔夫

《真理报》，1987，6，26

1. 在前沿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尽管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未能解决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中央统计局只涉及物质产品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已有15年停留在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65—67%，而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56—57%的水

平^①。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统计则不仅包括物质生产领域的产品，而且包括劳务（这是更为正确的统计），按照这个统计，我国的国内总产值现在大约相当于美国的55%（1986年美国是41000亿美元，苏联为23000亿美元）。

我国经济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受全国性计划的领导，尽管在宏观层次上，在管理经济方面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但仍然未能克服在企业 and 部门层次上以及在分配和交换领域中，即在对劳动生产率和效益的变化经常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环节上的落后状态。根据现有的统计，苏联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40%。^②

然而，从争取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胜利方面看，“赶超”任务的紧迫性却日益增长。敌人素以自己的保持更高发展水平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的有力论据，何况资本主义各工业国之间在发达水平上的差距正在相当迅速地缩小，而在发展中国家里又出现了一些“新兴工业国”。同时，帝国主义领导人显然认为，如果苏联要继续保持军备均势，则势必在经济上给自己带来比对美国 and 北约组织其他国家更为重大的损失^③。

以1982年美国按人口平均的国内总产值为100，则相应的数值为加拿大——99.2；瑞典——117.9；联邦德国——

①《苏联国民经济60年（1917—1977）》，莫斯科，统计出版社，1977年，第95页；《苏联1986年的数字》，第251页。

②《1983年苏联国民经济》，莫斯科，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50页。

③美国国会议员汉密尔顿在1983年7—9月的国会听证会上声称：在华盛顿，普遍认为，如果加速军备竞赛，就使苏联不得不做出难以承受的努力，以致经不起竞赛，从而崩溃（《经济问题》1985年第9期第122页）。

101.1；日本——73.8；法国——95.0；英国——57.5^①。据1981—1982年的资料，“新兴国家”之一的新加坡经过前一段的迅速发展，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2/3^②。按照西方各国和日本的多数预测，苏联同资本主义各工业国之间目前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或者维持现状，或者略有缩小，而在某些方面则有所增大。例如，按照日本经济企划厅的预计，到2000年日本在世界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将达到11.9%，而苏联为12.5%^③。这就是说，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苏联1倍。

唯有全部完成苏共二十七大“关于苏联1986—1990及到2000年期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的决定中规定的各项任务，才能防止出现这种极其糟糕的事态结局。我们不能容忍这种难堪的对比，这不仅仅是由于我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也由于我国在争取社会主义的全世界斗争中的地位。M·戈尔巴乔夫同志在讲话中经常强调问题的这一方面。在回答阿尔及利亚《革命非洲》杂志的提问时，他指出：“关于加速战略的国际方面，应当强调下述各点。社会主义不是在某个孤岛上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在互相竞赛。这场竞赛，我们希望它是和平的，而且也只能是和平的，竞赛本身就要求我们关心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社会主义

①按《经合组织国家分国统计资料》计算，巴黎，1984年，第1卷第86页。

②《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84年。

③《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听证会文件。第98次国会第2次会议》，1984年10月3日，华盛顿。1985年，第138—139页。